

「梦回大明系列」月关◎著

回到明朝

当王爷

2



「梦回大明系列」月关◎著

回到明朝

当王爷



太白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到明朝当王爷 / 月关 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9

ISBN978-7-80680-557-2

I. 回… II. 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8629 号

---

出版人: 李丽玮  
策划人: 柳雁阳  
责任编辑: 姚鸿文  
装帧设计: 悦读时代·王涛  
整合推广: 幻界 STORY 悦读时代

**回到明朝当王爷**

月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

710 × 1000 毫米 1/16 开本 17.5 印张 310 千字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978-7-80680-557-2

定价: 154 元(全 7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录

Content

第一章	智斗权侯	005	第十三章	各自筹谋	064
第二章	后宫起火	009	第十四章	黄米白米	070
第三章	傲猴熬鹰	013	第十五章	谋而后动	074
第四章	廷杖十奸	018	第十六章	四月廿八	081
第五章	九城寻医	024	第十七章	率军入宫	086
第六章	天子呼来	029	第十八章	弘治大行	092
第七章	恩威并施	035	第十九章	正德颁诏	098
第八章	糊涂差使	041	第二十章	四面树敌	104
第九章	三姝进门	045	第二十一章	刘瑾议政	109
第十章	参见参将	050	第二十二章	焦芳用计	114
第十一章	再失一局	055	第二十三章	定计除奸	120
第十二章	佛也发火	059	第二十四章	迁居皇庄	125



目录  
Content

第二十五章	觅计救人	132	第三十六章	皇帝发飏	198
第二十六章	如此容易	139	第三十七章	正德断案	203
第二十七章	举人的信	146	第三十八章	红袖侍酒	209
第二十八章	帝陵金井	152	第三十九章	经筵之谈	218
第二十九章	银铛入狱	157	第四十章	要露馅了	224
第三十章	廷议风水	165	第四十一章	皇帝家事	230
第三十一章	王三策反	169	第四十二章	大婚副使	239
第三十二章	刀下留人	174	第四十三章	景隆逃狱	250
第三十三章	上谕勘陵	181	第四十四章	热身运动	257
第三十四章	阳明瞞天	187	第四十五章	不做君子	263
第三十五章	杨凌过海	192	第四十六章	大忠似奸	273

## 第一章 智斗权侯

钱宁见楼下巡街的人络绎不绝，他眼珠一转，对手下的锦衣卫官校道：“都给我下楼去，看住门口，不许人上来骚扰，”待他手下的人一离开雅间，钱宁立即跪倒在地，恭谨地道：“臣钱宁参见太子殿下！”

朱厚照咦了一声，抬眼看向杨凌，杨凌微微摇头，钱宁见状恭谨地道：“微臣曾职司宫中侍卫统领，有幸见过太子殿下，殿下今日微服私访，臣本不敢点破殿下身份，但现在满城缉捕、大索京师，微臣只有赖锦衣卫身份，亲自护送殿下回宫，是以冒昧相认，请殿下恕罪。”

朱厚照听了这才恍然，他呵呵笑道：“起来吧，没得那些臭规矩，我也没想到打了一个无赖，竟然引出满城的无赖，你这家伙忒也狡猾，若不是如此，你还要装着不认识我吧？”

杨凌此时也叹息一声，怅然望着楼下，知道今日是别想去兵部取回那郑和海图了。刘瑾在他耳边低声说：“杨侍读莫急，那海图搁在兵部这么多年，要丢早丢了，要是没丢也不差在这一刻，改日再寻机会取来便是。”

杨凌惊异地看了他一眼。刘瑾微笑道：“那海图是郑公公耗尽心血留下的宝物，这件大大风光、万国传颂的事是咱们宫里爷们立下的功劳，咱们也舍不得毁了它呢？”

杨凌大为惊讶，望着太监同志安慰的笑意，他的眼睛不由湿润了……

有钱宁带着十多个锦衣卫“押送”他们，一路上遇到的各路小鬼、牛头马面自然不敢盘问，朱厚照顺利地从小西天回了东宫。

刚刚回到春坊坐定，他就重重地一拍桌子，对杨凌道：“今儿这事闹得一塌糊涂，但我答应了人家姑娘，万无失言的道理。我可是发下话来，三日之内要把买妾的文书给她还回去，你看怎么把文书讨回来？”

杨凌蹙了蹙眉，他当时为了诳朱厚照离开，也就随口说了几句。如今看来那个严宽



根本就是寿宁侯的人，张鹤龄连八达岭筑城的事都能给他揽下来，两人的关系可非比一般，根本就是官商一家。

拿钱收买怕是出不起一个让他动心的价钱，而且这么忍气吞声的事儿太子一定不干。至于以官威压迫，当今万岁独宠正宫，瞧今儿各路人马大索京师的气派，这位国舅爷是好惹的吗？除非弘治帝亲自出面，否则谁压得住他？

杨凌蹙眉想了会儿，实在想不出什么主意，他抬头看看那八个据说做梦都能想出主意害人的天才整蛊专家，只见八双眼睛也巴巴地瞅着他。杨凌苦笑一声，只好琢磨着道：“那严宽只是个下人，本不足虑，只是有寿宁侯为他作主……要动他，就要寿宁侯先服软才行了。”

朱厚照道：“不必顾忌，张鹤龄虽是国舅，但他的气焰实在嚣张，若能折折他的威风也未尝不好，你有什么主意尽管说来。”

杨凌沉吟着道：“要让寿宁侯有所收敛，那只有当今陛下了。但是要想陛下惩戒他，就要有足以令陛下震怒的凭据……”

谷大用听了插嘴道：“这个容易，单看他强占民基，扩圈街道、私授工程就足以参他一本了，何况寿宁侯恐怕不止……嘿嘿！”

刘瑾蹙眉道：“有了凭据还得有个得力的人将它呈给陛下才行，如果我们出面，陛下一定生疑，这事儿……”

朱厚照不耐地道：“怎么这般麻烦！实在不行，趁着这几日京试，太傅们不常来看我，我抽空再出宫一趟直接去找国舅讨取，不信他敢为了一个下人得罪我。”

杨凌听到太傅二字，不由眼前一亮，他急忙问道：“殿下，这几日大学士们都不用来给你授课了么？”

朱厚照瞧了瞧谷大用，谷大用道：“从明日起三位大学士按日轮番探视考场，其余两位在宫里处理政务，因此原来每日由三位大学士轮番上课，现在改为每日一位大学士上课，而且时间减为一个时辰。”

杨凌一拍大腿道：“好，我有办法了，明日是哪位大学士当值授课？”这谷大用果然是个包打听，詹士府给太子安排的课程表和授课老师背得滚瓜烂熟，他不假思索地道：“明日该当由李东阳李大学士授课。”

杨凌嘿嘿一笑，附在朱厚照耳朵上嘀嘀咕咕地说了一番，朱厚照听了半信半疑地道：“这……这法子真的管用么？”

杨凌笑道：“此计若行得巧妙，寿宁侯爷唯有丢卒保帅，到那时，第一、殿下不必失信于人；第二、那严宽对太子无礼，可以整治得他从此无法翻身；第三、还可博得几位太傅对殿下的赞赏。”

“哦？”朱厚照听了不由精神一振，说道：“趁着时光尚早，那你快快去办，务必在明日李太傅到来之前给我准备齐全。”

“是，微臣遵命！”杨凌微笑着施了一礼，向八虎略一颌首，闪身退了出去。

翌日凌晨，朝阳未升。一辆车轿驶至午门外一角；候在角门旁的杨凌闪身上了车，钱宁端坐在车内递过一个厚厚的油纸包，笑道：“昨日接到杨大人的吩咐，钱某便吩咐左右忙了一晚，总算是有所斩获、幸不辱命，呵呵，这便是大人需要的东西，你看看可用得上么？”

杨凌客气两句，在车内与他并肩坐了，打开油纸包拿出厚厚一摞纸来，掀开轿帘儿借着曦光匆匆看了会儿，不禁咋舌道：“钱兄，我只托你搜罗些寿宁侯官商勾结、私授工程和他侵占民利的事儿，如果实在分量不够再随便编些小错来加重分量便是了，可你编的这材料连人命案子都有了，若是陛下真的查究起来，岂不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

钱宁笑嘻嘻地道：“我倒是想编些是非，只可惜忙了一宿，光是真的案子也不止这些，可没有余暇编张侯爷的不是了。这些案卷有人证、有物证，有的还是苦主在衙门里挂了号的，只是没有人敢去办他罢了，你看看哪些可用尽管拿去。放心，这些资料全是我手下抄录的，不是咱锦衣卫的公文信笺，不会把火引到咱们身上的。”

杨凌惊愕地道：“这些都是真的？”

钱宁颌首道：“都是真的！”他淡淡一笑，傲然道：“不管是谁，只要咱锦衣卫想办他，就没有能瞒住咱们的秘密，不过……寿宁侯在宫里有棵乘凉的大树，这些东西未必扳得倒他，大人千万小心，不要把自己也陷了进去。”

杨凌点头道：“钱兄放心，此事自有旁人冲锋陷阵，呵呵，我得赶紧进宫去了，此番劳动钱兄，这番心意我会禀知殿下的。”

钱宁脸上溢起一片喜色，连忙拱手道：“自家兄弟何必说得如此见外，这午门口朝臣众多，我不便露面，在此恭送杨大人了，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为君者要使自己符合于君道，为臣者要符合于臣道，为父者要符合于父道，为子者要符合于子道。”李东阳说着欣慰地看了太子一眼。今儿太子甚为乖觉，在案后正襟危坐，似乎听得甚为用心，令李东阳老怀大慰。

他微笑着说道：“人主赏所爱而罚所恶；明主则不然，赏必加于有功，刑比断于有罪。善为国者，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权。如此则征敌伐国，莫敢不听也。”

他端起杯茶来，润了润喉咙，正要细细解说，却听太子说道：“太傅，为明主者要赏罚分明，但若是 有罪者是天子近臣甚至亲戚宗族，是否可以网开一面呢？”

李东阳正色道：“不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也？盖因君非一家之主，乃一国之主，为君者举国上下皆是子民，何来远近之分？主圣臣贤，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国之福也；若纵容偏袒近臣为恶，非国家之福。”

杨凌咳了一声，朱厚照从案下拿出一个纸包，长叹一声道：“太傅教训的是，今日杨侍读进宫，在宫门外拾到一个包裹，里边的东西竟是揭发国舅张鹤龄纵容家人、为祸乡邻的罪证，一桩桩、一件件，令人触目惊心。唉！我看了后本来想着张鹤龄乃是我的舅舅，这事想就此压下不提，听了太傅的教诲，我深感愧疚，若是匿而不举，可实在有负圣



人之言了。”

李东阳听了耸然道：“是什么罪证？太子可否给臣一观？”

朱厚照就势递过了纸包，一边摇着头愧然道：“一边是我的母舅，另一边是受尽欺凌、哀告无门的黎民百姓，我虽不忍禀知父皇，伤了自家的和气，可是听了太傅的教训又实实不忍置若罔闻呀。”

李东阳匆匆翻看着那一叠举告寿宁侯张鹤龄的罪状，只瞧了几眼，已气得难以自己，他怒容满面地道：“王侯贵戚，侵占民利竟如此肆无忌惮，一至于斯。殿下不必愧疚，你做得很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殿下能心系黎民，是社稷之福。”

他又看了杨凌一眼，意味深长地道：“寿宁侯此等行为，致使黎民百姓怨声载道而又求告无门，所以才有人行此无奈之举。殿下，请杨侍读陪同殿下先自行温习功课，老臣要离开一下，先查证一番，若情况属实，老臣定要禀报圣上。”

杨凌听了眉头一跳，听这老头儿话里有话，显然未必相信自己进宫路上拾到的理由，不过这人嫉恶如仇，明知被人利用仍是不肯坐视罢了，既然钱宁拿来的案子都是真的，倒也不怕他去查证。

李东阳告辞离去，这一天里，朱厚照实比往日乖巧许多，只是乖乖呆在春坊里与杨凌谈天论地，不敢再胡闹嬉戏。李东阳匆匆赶回谨身殿，立即命有司衙门查考上报，这些案子许多都是在衙门里挂了号的，只是被人拖延推诿一直不得处理罢了，自然一查便准，只是一个多时辰，便查证了十之七八，李东阳听了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不禁勃然大怒，立即提笔洋洋洒洒写就万言，然后一甩袍袖直奔午朝。

东宫内朱厚照听杨凌讲述各国风情，大开眼界，正听得津津有味的时候，外边谷大用忽地尖声道：“哎哟，两位公主殿下，您二位怎么来东宫了？”

只听一个娇柔的少女声音道：“太子呢？快带我去见他。”

谷大用吃吃地道：“公主殿下，太子正在温课，您看……”

另一个憨纯的少女声音道：“哼，是不是你们又用些斗鸡驯狗的花样诳着太子哥哥玩耍？姐姐，我们自己进去。”

朱厚照“啊”了一声道：“永福和永淳来了，你去屏风后面避避，宫里臭规矩多，你不能随便见她们的。”

杨凌听了连忙起身闪到红木古董架后的屏风后面，只听朱厚照扬声道：“大用，请两位公主进来吧。”

随后一个少女的声音格格笑道：“奇怪，奇怪，今天皇兄居然好端端坐在这儿，没有弄些猫儿狗儿呀的杂耍，莫非转了性儿？”

## 第二章 后宫起火

只听朱厚照哼了一声，颇有威严地道：“永淳，一点规矩也没有，见了我也不知道行礼。”

那娇憨的少女声音道：“算了吧，皇兄要肯讲规矩，母后还少操些心呢，你整天我我的，从不称孤道寡，我见的什么礼？”

杨凌立在屏风后，听到朱厚照唤她永淳，心道：“弘治帝现有一子两女，这个就是弘治最小的女儿永淳公主了，听说她才11岁，难怪如此调皮，另一个自然就是永福公主了，这两个小姑娘来做什么？”

永福公主年方十三岁，比朱厚照小了两岁，却端庄温柔、十分知礼，小妹调皮，她也微笑着不去管她，仍然对朱厚照衿衿施礼，行了正式的宫廷礼节：“皇妹永福见过太子殿下，殿下千岁千千岁。”

朱厚照素来不喜宫廷礼仪，方才虽然训斥小妹，其实倒很喜欢她那样随和的态度，这时见永福公主真的施行大礼，只好端然而坐受了这一礼，然后像个牵线木偶似的一抬右臂，干巴巴地道：“皇妹免礼、平身，你们平素从不来春坊，今日这是……”

永淳公主抢着道：“太子哥哥，后宫现在闹得厉害，你快去……”

永福公主突然咳了一声，打断她的话说道：“你们都退下去吧，我们有话要和太子殿下说。”

“是！”谷大用机警得很，连忙答应一声，一摆手，带着两个小太监退出门去，轻轻掩上了宫门。

永福公主挨着软榻坐了，面带忧色地道：“皇兄，你快去后宫一趟吧，父皇一向最疼爱你，你出面或许能平息父皇的雷霆之怒。”

朱厚照一时摸不着头脑，疑惑地道：“父皇何事发怒？”

永福公主说道：“刚刚午朝时，李大学士弹劾寿宁侯，说他巧取豪夺、广占私田，在皇

家赐的近四千公顷良田外又霸占了近一千八百顷，与民争利更不在话下，又怂恿家人私相买卖两淮残盐 120 万引，此外还霸占民居、强索青楼妓女为妾，结果和寿宁侯当庭大吵，父皇一怒之下将两人都下了大牢，这……唉……”

“啊？！”朱厚照傻了眼，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呆了片刻，动了动眼珠道：“两人……两人都下了大狱，好像以前也有人弹劾过寿宁侯，父皇从未如此震怒，这回是怎么了？”

永淳公主哧地一笑，蹦蹦跳跳地凑上去攀住他胳膊道：“李学士指斥寿宁侯外戚专权时一时失言，有提及母后张氏一荣俱荣之语，寿宁侯趁机指责他以臣下身份，讪言皇后为张氏，是大不敬，罪应处斩。”

李学士勃然大怒，抢了金瓜武士的卧瓜锤在金殿上追打寿宁侯，他一个近六十的老头儿，哪里打得过寿宁侯，反被寿宁侯夺去金瓜踹了他两脚，父皇大怒，说他们在君上面前有失礼仪，所以一同下了大狱。”

朱厚照听得直想笑，他翘着嘴角道：“怎么会这样？呵呵，咳咳，这……”他一边说，眼角一边往屏风后边溜，可是外边坐着两位公主，杨凌哪敢应声儿。

永福公主白了幸灾乐祸的小妹一眼，担忧地道：“皇兄，父皇的身子一向不大好，如今李东阳下了大狱，谢迁、刘健、刘大夏这班人率了满朝文武跪在大殿求情，父皇愤然避入后宫，可是母后听说寿宁侯被抓，又向父皇哭闹不休，我和皇妹见势不妙，才来见你。”

朱厚照虽然顽皮，却最是敬重父亲，听及此处忙起身道：“我说呢，父皇从不许任何女子擅入东宫讲学之地，你们今儿怎么会来，我这就去后宫，你们……”

他刚说到这儿，远远的有人高呼：“陛下驾临东宫，太子出迎！”这是宫中专门负责唱礼的太监，声音亢亮悠远，永福公主听了跳起身来慌道：“糟了，父皇正在火头上，若见了我们不听旨意，恐怕更要生气了，这这这……”

永淳公主一扯皇姐，说道：“快，先躲起来，父皇说不定是来检查皇兄功课的，等他走了我们再出来。”

说着永淳小公主拉着皇姐躲向屏风后面，朱厚照拦阻不及，二人已隐入屏风后面，等了片刻，不见屏风后面传出惊讶之声，朱厚照正觉纳闷儿，宫门开启，弘治帝走了进来，朱厚照见了连忙俯身拜倒道：“儿臣参见父皇。”

“起来吧”，弘治摆了摆手，向身边随侍的苗逵示意一眼，苗逵忙带了人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轻轻关上了宫门。

朱厚照起身，悄悄打量父皇神色，只见父皇神色平和，眸中似乎还带着一丝笑意，不像勃然大怒的样子，这才放下心来，同时又有点儿奇怪。

殿门一关，弘治也不再摆着皇帝的架子，他随随便便在书案旁坐了，拍拍锦榻道：“皇儿，坐！”

朱厚照挨着父皇坐下，他不便提起后宫刚刚发生的事情，只好问道：“父皇刚刚罢了午朝，怎么不歇息一下，瞧您，又冒汗了。”

弘治慈祥地看了他一眼，微笑道：“你母后正和父皇呕气呢，父皇来你这里躲躲，呵呵，这两日大学士们忙着春闹的事，你的功课可曾搁下？”

朱厚照故作讶色，奇道：“母后和您呕气了，这是为什么？”

弘治好笑地看了他一眼，忽然面容一肃道：“皇儿，你真的不知道吗？”

朱厚照心中一震，瞧见父皇洞彻肺腑的眼神，他的额头不觉渗出汗来。

杨凌躲在屏风后面听着这些皇子、公主议论国事如议家常，帝王之家、母仪天下的皇后原来也和寻常家夫妻一样。他正听得有趣，便听外边高喊皇上驾到，紧接着一团香风，两个宫装的小佳人急匆匆地闪到屏风后面来，杨凌不由惊得呆住了。

匆匆一瞥，只见一个身着明黄色宫裙的少女，姿容秀美，神气温婉，也就十三四岁，头上挽着一个高耸乌黑的云髻，云髻下一张雪白娇媚的小脸，眉如新月，眼含秋水，一眼瞧见了他顿时惊得樱桃小口儿张成了O形，险些便叫出声来。

另一个小姑娘还是个黄毛丫头，穿着一身绛紫色宫裙，小小的瓜子脸，年纪虽小，却模样可人，她的身材娇小得如同一个香扇坠儿，她瞧见了杨凌也不由瞪大了眼睛，但是看见姐姐欲待惊呼，连忙一把掩住了她的樱唇，向姐姐轻轻摇头。

永福公主被妹妹捂住了嘴，只露出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她眨了眨眼，向妹妹示意了一下，永淳这才放开了手，二人扭头，两双明媚的大眼睛瞪着杨凌。杨凌苦着脸，先作了个揖，然后向外边指了指，再指指自己，最后又拱了拱手，愁眉苦脸的如演哑剧。

娇小的永淳公主不禁嗤地笑了一声，连忙掩着口，大眼含笑地瞪了他一眼。瞧见他这副模样，永福公主眼中也不禁露出了笑意，这时弘治皇帝已经进了屋，二人生怕被父皇发现，连忙又向里靠了靠，这一来挨得杨凌更近了。

杨凌和永淳都不甚在意，可是永福公主已是十三岁的大姑娘了，头一次挨着一个男人这么近，心中不免有些局促。那时节礼教大防，正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时期，有些大儒对于男女之间不再要求得像宋代以来那样苛刻，另一些大儒却严格要求复古，对于礼教要求的愈来愈严苛，比如海瑞，只因为五岁的女儿从男子手中接了一个饼子，他就认为太过逾礼，逼着女儿活活饿死以全名节，都有点走火入魔了。

永福公主皇家天胄，虽说性子落落大方，可是同一个青年男子这么藏身一处，也着实不自在得很，况且她在宫中，真正见过的男子确实少得可怜。这时偷眼一瞧，这人身着打扮似是太子身边的侍读，长得俊逸高挑，鼻直口方，十分的英俊，俏面不由更红起来，迷迷糊糊的也没有听清外边说些什么。

杨凌身边伴着两个小美女，以他几世的眼界倒没有神魂颠倒，加上皇帝和太子都见过了，她们的身份也未必能震撼得了他。他向两位公主告过了罪，见她们也不敢声张，这才放下心来，竖起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只听外边低声诉说一阵，然后弘治帝哈哈大笑，他和太子说些什么却没有听到。

原来太子向弘治坦白了自己收罗证据、授意李东阳向皇帝弹劾的事，他倒还有些义

气，没有招出杨凌来，弘治听了哈哈大笑，他微笑道：“皇儿，李东阳当朝大学士，为人机敏，你这些小小伎俩，焉能瞒得过他？不过有些事即便彼此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么做也没有错。”

皇帝呵呵笑道：“有些事自己不便开口，便该由臣子出面来挑明。皇儿呀，朝中的贵戚王族侵占民利日趋严重，岂只寿宁侯一家，父皇和几位大学士在准备革除一些弊政，对皇亲勋贵之家接受土地投献、侵占民利等行为进行限制呢。”

他嘉许地看了太子一眼，说道：“只是父皇一直找不到一个契入点得以顺利推行新政，以免招致整个皇族和功臣勋卿们的反对，父皇正为此发愁呢。呵呵，若不是父皇……李东阳虽是直臣，也未必敢在金殿上抢了金瓜、施展拳脚，朕只是借他的手，给寿宁侯一个教训罢了。”

弘治蹙着眉又叹道：“腾对皇戚一向优渥宽仁，但近来寿宁侯两兄弟的确过于放肆了，关他几天，挫挫他的锐气也好。”

朱厚照瞪目道：“原来父……父皇早有惩戒他的意思，我说呢，李东阳的胆子怎么变得这么大，原来是出自父皇的授意，只是……只是父皇怎么连李学士也一起抓了起来？”

杨凌在后边听得也暗暗吃惊，自己实在是小瞧了李东阳，更小瞧了这个有些痴肥的胖皇帝，现在看来，还不知道是谁被谁当枪使呢。

弘治拍了拍手，微笑道：“傻孩子，若不如此，你的母后不是更不肯罢休了么？国事好办，若是你母后不依不饶，朕也有些头痛呢。”

他说着又淡淡一笑，说道：“不过皇儿一向贪玩，从不关心国事。谷大用那几个人又只会一味地讨你欢心，弄些杂耍艺人在东宫中胡闹，朕也不是不知道，这回你突然关心起民间疾苦来，煞费苦心地搞了个什么路人遗谏，可是那个杨侍读出的主意？”

永福公主也正贴着屏风偷听父皇和太子说话，听了这话不由心中一动，侧首向杨凌望来。她这一动满头珠钗滑动屏风，吱地发出一声响，室中只有弘治父子说话，静得出奇，一听这声音弘治立即厉声道：“谁？敢偷听朕和太子说话？给朕出来！”

杨凌向两位公主望去，只见永福公主小脸通红地望着他，永淳公主乌溜溜的眼珠儿一转，伸出一根纤纤素指，点了点杨凌，又指了指外面。杨凌苦着脸指指自己的鼻子，小公主十分优雅地点了点头，笑得甚是惬意。

杨凌无奈地向永福公主看去，只见她一脸的歉然，可是目中也有一丝哀求之色，他不由得苦笑一下，心道：“这两位小公主也真是的，偷听你老爹谈话，也算不得什么大事，说去了顶多被训斥两句，何苦要我顶缸？”

他却不知弘治只对太子十分宽容，对公主的管束还是很严厉的，在一个怕父亲的孩子眼中，父亲的训斥当然已是极重的惩罚。杨凌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走了出去，头也不敢抬，急急走上两步，噗地跪倒在地说道：“臣杨凌见过皇上，皇上驾到，微臣躲避不及，只好匆匆避到屏风后，不想惊了圣驾，皇上恕罪！”

### 第三章 傲猴熬鹰

弘治皇帝又惊又怒地站起身来，手指杨凌，气得一时半晌说不出话来。

其实他对杨凌很是欣赏。前几日杨凌对于军事上的见解，弘治事后和刘大夏提及，刘大夏虽觉其中尚有许多细节还待推敲商榷，但是对他的见解也持肯定意见，认为的确独立特行、颇具卓见，也不吝赞美。

杨凌侍读太子，不讲四书五经，只讲山川河流、风情人俗，甚至异域他国的事情，弘治自有耳目通报，也早已事先知晓了。不过弘治自己颇好音乐和绘画，臣子们常常为此再三进言，担心皇帝耽于此道，误了政务。弘治每次听了都只是一笑置之，认为是酸儒之见，所以他对于太子博闻杂学也不以为然。

在他想来杨凌是宣府第一秀才，学识自然是不差的，而今他不讲圣人之言，却从旁门左道入手，想来也是知道太子的脾性，所以才弃了“读万卷书”而用“行万里路”的法子教授太子，也算是颇费苦心了，因此对他极为赞赏。

但是今儿他在这里教授太子为君之道，颇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伎俩，如今竟被杨凌躲在暗处听了去，饶是弘治一向待人宽厚，也不觉恼羞成怒。

他冷冷地看了杨凌一眼，忍着气道：“杨侍读，你只是惊了圣驾么？”

杨凌吃吃地道：“皇上，臣……臣不明陛下的意思。”

弘治一拍书案，一字字道：“杨凌，昨日太子可曾出宫，去过什么地方？今日李东阳弹劾张鹤龄的折子，可是出自你的授意？”

杨凌心中一寒：“这事儿做的何等隐秘，皇上怎么知道了？难道八虎之中有皇上的耳目？不，不会的，如果是八虎通风报信，皇上早阻止太子私自出宫了，不会事后才知道，那么是谁走漏风声的？东厂？锦衣卫？他们不会拆自己的台，还能是谁？”

杨凌想着身子一震，突然想起那个听说已经秘密成立的西厂，难道是无孔不入的西厂秘探？西厂的复立极其秘密，现在还未正式公开，西厂的督主是谁还不知道，西厂的

成员也大多身份诡秘，是西厂的人么？

他跪在下边胡乱想着，弘治恚怒地道：“你胆大包天，怂恿太子出宫、擅入烟花之地，殴打侯府家人，这也罢了，身为臣子，弹劾他人时却不能光明正大、直奏于君，却暗施诡计，驭使大臣、利用君王，实是其心可诛！”

皇上越说越怒，在书案上重重一拍，杨凌不由得一哆嗦，为帝王者最忌的便是臣压主上、最恨的便是在君王面前玩弄权谋，虽说弘治以为是自己见权臣侵占民利，故而为民请命，却认为自己欺太子年幼，使用计谋利用太子，这可是犯了天子的忌讳了。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弘治若是龙颜大怒，会吝惜于斩了自己一个小小的侍读么？杨凌越想越怕，呐呐地伏在地上不知该如何解释。朱厚照有心为他求情，可是见父皇满面怒容，一时也不敢轻易开口了。

就在这时，门外苗遑的声音道：“金夫人，皇上正在检查太子功课，您还是先去后宫候着吧，等皇上回宫，一定会见您的。”

然后只听一个女子声音道：“滚开，我现在就要见皇上，皇上，臣妾冤呐，皇上，为臣妾作主啊！”

弘治怒道：“什么事？”

苗遑打开殿门，诚惶诚恐地道：“皇上，金夫人她……”

他话未说完，已被人一把推开，一个年约五旬的贵妇人冲了进来，见了弘治噗地跪倒在地，哭哭啼啼地道：“皇上，臣妾冤枉，鹤龄一向安分守己，不敢胡作非为，怎么会强占民宅、私卖官盐、强娶青楼女子呢？都是那李东阳嫉恨皇上宠信鹤龄，才出言污蔑，求皇上为臣妾作主啊，呜呜呜……那孩子长这么大还没进过牢狱呢，皇上……”

弘治皱了皱眉，温声道：“金夫人请起，寿宁侯在金殿有失臣仪，朕只是略加薄惩，方才朕已对皇后说过，过上几日便要赦他出狱的，勿需惊慌。”

杨凌瞧了瞧身旁跪着的妇人，心道：“这就是当今皇上的丈母娘么？好极了，但愿她这一打岔，皇上便忘了惩治我才好。”

金夫人不依不饶，继续哭闹道：“皇上，李东阳在金殿上追打鹤龄，他受不得激，才夺锤打人，实实怨不得鹤龄啊，这孩子哪有什么罪过？皇上要惩治，应该严惩李东阳才是，求您放了鹤龄吧。”

弘治铁青着脸，肥胖的身子因为激动呼呼直喘，朱厚照见了忙扶住他，担心地道：“父皇，您且宽心稍坐，不要过于激动了。”

弘治在榻上坐了，见金夫人哭闹不休，心中愈加愤怒，转眼瞧见杨凌跪在那儿，门口谷大用也在探头探脑，不由恨恨地一指谷大用，骂道：“混账东西，给我滚进来！”

金夫人正三嗨嗨一后勾地哭着，被他疾言厉色一声大吼吓得一愣，一下子收住了哭声，谷大用连滚带爬地跑进来，跪在地上，弘治面沉似水，厉声道：“你们这几个胆大包天的东西，竟敢鼓动太子出宫，被寿宁侯府的家人打伤了太子，朕刷了你们的心都有，若是太子有所不适，朕灭了你们九族！”



谷大用磕头如捣蒜，连声道：“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太子出宫是为考察民情，哪想到会有那豪奴大胆……，老奴该死，老奴为了太子，拼死向前，也被侯府豪奴给打了呢，皇上！”

他腆起脸来给皇上看他脸上青淤的伤痕，金夫人听说太子被自己儿子府上的家丁给打了，这一来也吓得不敢吱声了，直愣愣地跪在一旁瞧着。

弘治见金夫人不再吵闹，心中暗暗吁了口气，他瞪着谷大用道：“哼，若不是你们鼓动太子微服出宫，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朕不惩罚你们，你们今后还说不定会惹出多大的事来。苗逵，怂恿太子出宫者，一共几人？”

苗逵连忙跨前一步，躬身道：“启禀皇上，侍读杨凌、内监刘瑾、张永、谷大用、马永成、魏彬、罗祥、高凤、邱聚九人昨日随同太子出宫，至晚方回！”

弘治喝道：“把这九人押出午门……”

杨凌听得激灵一下，只听弘治喘了口气，继续道：“每人廷杖三十，以儆效尤。”

苗逵忙道：“遵旨！”他把手一摆，几个小太监进来抓了杨凌、谷大用就走，谷大用跟死了老娘似的号啕大哭：“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奴才再也不敢了，求皇上饶命，太子爷救我呀。”

杨凌有点儿纳闷，打就打呗，不就三十板子么？顶多歇两天也就是了，皇上没砍他的头，他已是长出了口气。谷大用在东厂待过，却深知锦衣卫行刑狱吏的板子功夫可不是衙门里打人的板子，那些人都受过专门的训练，通常只有练到在砖头上面盖一张纸，一板子下去砖头粉碎而纸张不破的锦衣校尉才有权执行。

所以他们行刑全看皇上心意，皇上若是不想让人死，几十板子下去打得血肉横飞，看着其惨无比，其实上点金疮药歇上两天啥事都没有。若是不想让他活，下杖时看起来很轻，皮肤也不破，但打起来痛彻心肺，只三十杖，皮下的血管就会寸寸断裂，肌肉溃烂难愈，不久必死，根本无药可救。

谷大用不知道皇上心意，只看弘治脸色铁青，认为这回是死定了，是以哭得奇惨无比。

朱厚照有点不安，他总觉得出不出宫是自己才能拿的主意，杨凌、谷大用他们只是听命从事罢了，如今自己无事，他们却被揍了一顿，心里有点儿过意不去，他讷讷地对弘治道：“父皇，他们……”

弘治一拂袍袖，说道：“皇儿是国之储君，他们竟敢领了皇儿私自出宫，致使皇儿受伤，这样大逆不道，不刷了他们已是法外施恩，皇儿不必多言！”

金夫人听了心中一寒，本本要求立即开释张鹤龄、严惩李东阳的话便不敢再出口。私带太子出宫若算是大逆不道的话，儿子府上的家丁打了太子，那该是什么大罪？这事儿可没听家人说起过呀，什么时候他们把太子打了？”

金夫人心里正画着魂儿，弘治又道：“金夫人请起，不要再跪着啦，朕意已决，来人呐，传旨下去，李东阳殿前失仪，罚俸三月以示惩戒，着即出狱。寿宁侯侵占民利，证据

确凿，关押三日，罚俸半年，着即约束家人、退还不法得利。钦此。”

“至于太子被打的事……”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金夫人，金夫人此刻嚣张气焰尽失，不敢再倚仗女儿受宠胡言乱语，她忐忑不安地盯着皇上，只听弘治慢悠悠地道：“寿宁侯事先并不知情，否则也不会闹出这样的事情了，这事儿就算了吧，总是皇家的难堪，不要声张出去了。”

金夫人唯唯诺诺，连忙道：“是，是，皇上圣明，皇上开恩！”

弘治轻轻哼了一声，说道：“金夫人若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去后宫见见皇后，劝慰一下，朕还要查阅太子的功课。”

金夫人听了忙不迭道：“是，臣妾告退，臣妾不打扰皇上了。”这婆娘连忙抹抹脸上的泪痕，灰溜溜地退了出去，她见脾气一向甚好的弘治这番龙颜大怒，心中有些害怕，本想立即出宫，想想又怕皇后仍然不依不饶再惹怒了皇上，急忙的又奔后宫去了。

朱厚照见人都退出去了，忍不住涎着脸扯住弘治的胳膊哀求道：“父皇，昨日出宫是儿臣的主意，杨凌和大用他们都是我身边的人，你把他们都打废了，以后谁还敢跟着我呀？”

弘治听了呵地一声笑了，他缓缓坐下，瞪了儿子一眼道：“知道护人了？哼！当朕不知道你如何胡闹么？若没有这般人鼓动，朕看你也想不出这许多胡闹的花样。谷大用、刘瑾那般人只知道讨好你，弄些不上台面的小儿花样来嬉戏，教训他们一下也是应该的。”

朱厚照听父皇语气平和，知道他方才是做戏给金夫人看，不禁放心地嘻嘻笑起来，他也一屁股坐在弘治身边，替他捶着肩问道：“那……杨侍读呢？人家可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一个白白嫩嫩的屁股可经不得打的，父皇把他打残了怎么办？”

永福公主在屏风后听见皇兄说什么白白嫩嫩的屁股，不禁羞红了玉面，轻轻地呸了一口。少不更事的永淳公主不禁奇怪地瞧了她两眼，永福公主见她瞧着自己，不禁又羞又恼，狠狠地回瞪了她一眼。永淳公主吐了吐舌头，不知道姐姐为什么样子怪怪的，与平时全不相同。

杨凌讲的那些天方夜谭的故事，对朱厚照的吸引力不亚于刘瑾等人的杂耍马戏，那是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世界，甚至做梦都想不到除了大明，世上还有这么些多姿多彩的地方，相识虽然时间不长，他现在对杨凌也甚有感情，可舍不得他受了伤害，因此趁机为杨凌求情。

弘治哼道：“杨凌么……此人倒是个能文能武的可造之材，你莫要小看他是个书生，真正的大将之才，是不用亲自捉刀上战场的。他于兵事上的见解，刘大夏那样的老将也甚是赞赏呢。”

他轻轻笑起来：“此人小小侍读，敢于秉忠与王侯作对，倒是个忠心的臣子。而且他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懂得借助李东阳和你这东宫太子迂回上谏，不是个愚腐的愣头青，朕很喜欢呢。如今朝中六部尚书都已垂垂老矣，几位大学士年纪更是不轻，父皇觉得，